

Kū lū

苦旅

汤建元 / 著

人生因悲剧而清醒忏悔

写作让我重回过去

洗刷自己的灵魂

弥补生命的空白

Kū lū.....

苦旅

汤建元/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旅/汤建元著.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10

ISBN 7-5039-2284-2

I. ①苦… II. 汤…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78522号

苦 旅

著 者 汤建元

责任编辑 蔡志翔

封面设计 耀午书装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1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books.com

电子邮件 editor4@whysbooks.com

电 话 (010)64813345 64813346(总编室)

(010)64813384 64813385(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00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284-2/I·1044

定 价 1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监管处处长兼看守所所长田聪颖十分关心汤建元的创作和生活。



内蒙古自治区看守所政委刘春荣鼓励汤建元要做一个对社会有价值的人。

这一年，田中玉交了桃花运，成了燕北县的一件新闻。

说起燕北县，地方不算大，有山有水的，很清静，也有些灵气。田中玉办起自己的公司也有几个年头了，总不见起色，惟一收获的就是这个女人了。

一大早，天还是一片青色，田中玉就起来了，眼见近秋了，空气中多了一丝凉意，女人光着身子还在熟睡，长发散在被外，朦朦胧胧很是诱惑。他满意地叹了一口气，一种男人的成就感油然而生，接着就是很混乱的心态，一个县城能掩住什么，经理和秘书勾搭在一起的好戏又在自己身上上演，到底难改风流的本性，还不知以后的事呢，这几乎快变成了自己的一种心病。

公司是一座两层小楼，洗漱完毕后，田中玉在街上匆匆吃了早餐。虽然他和李萌已经这样了，但表面上还要偷偷摸摸装装样子，再说那个女人有些贪睡。

回到公司，田中玉闲坐着，沏上一杯茶，悠闲地喝着，心里琢磨着公司的事。眼见天已大亮，估摸着李萌已经起床了，心里泛起甜蜜的感觉。那是前一个月的事了，那天晚上



自己喝多了酒，脑子烧得像一盆火一样，翻江倒海地向李萌说起了情话。李萌自打到公司那天起，两个人的眼睛的内容也慢慢多了起来，一经点破，她只是微含着笑意，一只手任他攥着，鼻尖上沁出了汗，身子抖动着，脸涨得通红。见她第一面起，似乎已经结下了孽缘，给田中玉的感觉，李萌身上带有一种春风掠过田野般清新温暖的气息。一点也不差，他觉得自己的心活泛了，像每天山上流下的桃花水，奔涌不止。

就那么简单，她成了自己的女人。每次两个人温柔在一起的时候，他还不相信一切已经发生了，而且来不及回头了。每次都像头一次一样，让他沉醉在晕晕的梦乡之中。

李萌进了办公室就嚷道：“好哇，一个人在这里偷懒，杨厂长正找你呢。”她的头发还没有来得及梳理，飘飘散散的，身子轻轻柔柔地走上前，一只手搭在了田中玉的肩上。田中玉凝视着身边这个女人，说道：“昨晚你太累了，吃了饭再多睡一会儿，这里的事我来办。”

“就你嘴甜，”李萌抚着他的头说，“正经起来连一眼也不多瞧我。”

田中玉沉默了一会儿，心里浮过一丝歉疚，说：“你去吧，别让他等久了。”

那杨厂长也算是燕北县的一号人物，与田中玉有些生意往来，又是合拍的酒友，混得厮熟，见了面便开起玩笑来：



“兄弟，有个女人养着，脸都有光了。”

有人当面提这件事，田中玉还是脸有些发热，便嘴硬道：“怎么？不服气，你也养个试试？”

两个人斗了一会儿嘴，却被在一旁倒茶的李萌听见，便揪住杨厂长不放说：“留点口德吧，污人清白的事当心我告你。”

杨厂长悻悻道：“算我多嘴。”

见李萌气哼哼地走了，杨厂长悄声劝道：“这李萌可不是好惹的货，小心点吧，当心惹火上身。”

李萌是一腔痴情，处处维护自己的颜面，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看，田中玉心中有数，自然感激，于是低声说：“别跑题了。这个我心里有数，谈正事吧。”

“北京那个客人昨天来了，住在燕北宾馆 304 号房。”

田中玉眼睛一亮，最近生意一直做得不好，心总是有些急，他放下茶杯说：“怎么不告诉我？他不是说一直很忙吗？”

“他要养足精神好谈，这回好像时间蛮充裕的，听说是一个教授。”

教授？田中玉心中打了个旋，这事已经悬了好几天了，以为已经泡汤了，没想到这人转眼又到了眼前，还是一个教授。他沉吟了一下道：“说实在的，现在骗子满天飞，上回就被一个杭州人给骗了，心有后怕呀。”



杨厂长信誓旦旦地说：“是我亲表弟介绍的，总不会有错吧。再说了，我那个表弟专门到那个人家摸了摸底，多少有点底。我要有资金就干了，你自己拿主意吧，人都来了。”

田中玉摸摸下巴说：“人我来安排，定个时间吧，总要见面的嘛。”

杨厂长眨眨眼睛，神秘地说：“张教授说，引进资金不成问题，还有更好的事呢。”

一听这话，田中玉哼了一声道：“有这么好的事，你会想到我？”

“你这话就没有良心了，”杨厂长委曲地说，“我那木器厂半死不活，想引凤凰也得有个像样的窝呀。你引来资金，我也沾着光嘛，你以为我是傻子？”

正说着，李萌闪进了屋，经过梳洗打扮，人也精神了，倚着桌子说：“杨厂长，咱们的话还没有说完呢。”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看来她对那句玩笑话动气了。

“饶了我吧，我走嘴了，你别太往心里去！”杨厂长有些下不了台地说。

李萌道：“这么大的厂长，什么时候也跟着别人一样嚼舌头，下回让我听见，可不轻饶你。”

见她一副烈性的脾气，田中玉知道外面的议论纷纷给她很大的压力，虽然一直硬撑着，她的清白已经毁在自己的手里了，于是转开话题说：“杨厂长是无心的。对了，老杨，



就定在九点在门口见面吧。”

杨厂长走了之后，田中玉拉着李萌的手安慰道：“别生气了，他又不是外人。”

“怎么？你蛮光彩的，有本事，家里养着，外面还挂着，”李萌幽幽叹道，“不知心里怎么得意呢，好像女人都愿意往你怀里钻似的。”

一谈到这件事，田中玉只能哑口无言，当初两个人钻到一张床上时，李萌事后哀怨道：“我知道迟早会有这么一天，你不能对不起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拉过我的手呢。”那些醉人的感觉随着一堆烦恼压过来，惟一感到安慰就是女人似水的柔情和充满活力的身体，让他体验到男人原始的欲望。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萌叹口气说：“行了，我没有怨你，只是不想别人那样看我们，别的我不在乎。我觉得北京的事没谱，你这人吃了几回豆还不知豆腥。”

“谈谈又不损失什么。”

“那姓杨的又不是什么好东西，真是肥肉还能送给你？”

田中玉偏是个不听劝的人，嘴里应承着，心里对那件事已经寄予希望了，他太想干件大事漂亮一下了，心性总放得太高。

两个人正聊着，吴大林一脚踏进屋，又向后缩缩脚，坏笑道：“嗨，我忘了敲门了。”

李萌对他开的玩笑倒不在意，笑吟吟地说：“算你聪明，



出去重来，一点规矩也不懂。”

这边田中玉招手道：“正好，有一件大事上门了。”

吴大林和田中玉是同乡，人长得精神，又有头脑，高中毕业便托关系到了县机械厂，后来还担任了厂里的业务员。由于他脑子灵活，处事圆滑，在县城里很快混得有了点名气。田中玉在县城办了公司后，和他有了一些交往。后来他主动向田中玉要求到他的公司来，说在机械厂干没意思，并说在业务上他如何如何有关系等等。田中玉经不住他的好话，便同意他来了。

开始田中玉准备让他担任副经理，李萌却说：“一个私营公司要这么多经理干什么？而且吴大林这人我怎么看都是个心术不正的人，他的眼睛里藏着的东西太多了。”田中玉没有全听李萌的，但还是留了一手，给了他一个业务科长的头衔。

吴大林到公司后，干得很卖力气，做成了几桩很漂亮的生意，和田中玉也处得跟亲兄弟一样，让田中玉打心眼里满意。一次，吴大林私下对他说：“副经理的位置并不重要，但出去联系业务就不同了，对方如果知道你是公司的副经理，便会提高对你的信任程度。如果可以的话，把我的名片改成副经理，对内还是业务科长。”田中玉豪爽地说：“改名片算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副经理了，我现在就写任命



书，向全公司宣布。”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李萌回家的时候，等她回来，事情已做成了。李萌对田中玉说：“我总有一种预感，你要吃吴大林的亏。”为这事，他俩闹了别扭，李萌赌气好几个晚上不让田中玉上她的身。

吴大林走进屋的时候，听见了李萌的话，还以为她和田中玉在闹别扭，便说：“嗨！怎么啦？李萌，是不是田经理又惹你生气了？”

两个人斗了一会儿嘴，接着吴大林说：“昨天晚上我去了一趟燕北宾馆。”

“燕北宾馆？”田中玉不由得警觉起来，“你到燕北宾馆干什么？”

“刘海龙让我陪他去看一个从北京来的朋友，还是个教授呢！”吴大林没有任何戒备地说。

刘海龙是县委下属的太行贸易公司的总经理，是个硬角色，田中玉对吴大林去燕北宾馆倒不怎么在意，这个刘海龙为什么去看北京的张教授，还声称是他的朋友，他们又是怎么联系上的？杨厂长肯定知道刘海龙昨天晚上去宾馆的事，却没有跟他说，看来这里面确实有文章，绝不会是很简单的事情。

吴大林看着田中玉笑了，说：“你还跟我捉迷藏，他干什么你还不知道？你搞得这么神秘没用，我还会拆你的台



吗？再说公司的事情办好了，也有我一份啊。”

田中玉道：“我不是想背着你，只是觉得事情八字没一撇儿就嚷嚷没意思。你想想，真要实际办起来我还缺得了你，这一点你心里也清楚吧？”

“这我相信，”吴大林说，“刘海龙早就认识张教授，张教授找他的意思无非是想打听一下你和咱们公司的情况。”

“刘海龙明知道咱们是一个公司的却还叫上你？”

“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他是又想得好处又想讨好人，有些话明摆着是让我听的。”

“都说了些什么？”

“刘海龙对张教授说，你是个厚道诚实，又很讲朋友义气更讲信用的人，虽然公司规模不是很大，但人是主要的，他让张教授放心地与你合作。”

“那他为什么不自己去和张教授合作呢？他们之间是朋友关系，不比咱们近着一步。”

“这我早想到了，我当下就问了。我说，刘经理何不自己亲自去做，你的公司实力又强？他说，很简单，我的公司是国营公司，不能随便参加这种民间性质的交易，如果我也是私营公司，当然轮不到你们公司来做了。”

田中玉这才松了一口气，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刘海龙这人还是挺够意思的。”

吴大林说：“不过，你还是要防着点儿，我总觉得，这



么好的事情他不在北京找人做，跑到这么远的县城来找咱们这么一家私营公司来合作，这合乎情理吗？”

田中玉说：“人托人能托到天上去嘛，咱们也是托了关系才请到他的。今天谈判的时候，你也去，你脑瓜转得快，多注意听着有什么毛病没有，防着点还是有必要的，咱不能再挨骗了。”

两个人讨论了一会儿，田中玉说：“今天咱们先和北京的人谈上一次，看看到什么程度。等明天王经理回来了，再和他好好商量一下，听听他的意见，他年纪大了，经的事儿多，有些经验。”

吴大林却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田中玉清楚私下里他与王经理是针尖碰麦芒，谁也不服谁，真是一个槽上栓不了两叫驴。

吴大林说：“你这个人哪，什么都好，就是心眼儿太软，总有一天你会吃亏的。”

走在去宾馆的路上，田中玉突然有了一个想法：刘海龙为什么单单叫吴大林陪他去呢？这里面有没有其它文章……看来我真要多一个心眼……

2

北京来的张教授果然仪表不烦，他高大魁梧，红光满面，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让人顿生敬畏。

在张教授面前一坐，田中玉觉得自己似乎矮了三分。对方的派头很足，浅灰的长裤，裤线跟刀削的一样笔直笔直的，质地考究的白色衬衣打着漂亮的红色领带，一双皮鞋亮得能照出人影儿。再看那大背头梳得油亮，配着宽阔的脑门，真有一派学者风度。看看自己，一身普通的灰色中山服，一副老气横秋的样子，脚下一双黑条绒松紧口布鞋，到了这种场合，显得太土气了。

张教授俨然以主人的身份招呼他们入座。他打量了一下田中玉说：“田经理，这么年轻就自己开办公司，真是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啊。”

田中玉忙说：“张教授过奖了，我们在你面前充其量只能算是游击队，哪敢和你这正规军相比，让你见笑了，今后我们合作还得请你多关照呢。”

张教授转向李萌，眼睛转了转，笑着说：“这位小姐一定是田经理的秘书了。不是我夸奖，小小的县城有了小姐，



风景也变得优美了……”说着便爽朗地笑了起来。

接着他指着屋子里一位长相消瘦的中年男人对大伙儿说：“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助手，姓夏，叫夏成。”

夏成站起身来，拱着手向各位笑道：“各位，请多多关照，多多关照。”一听口音就知道是上海人。

田中玉心里想，真是见鬼了，怎么又冒出个张教授的助手来，而且连什么时候来的都不知道。

不知怎么的，田中玉看夏成不太顺眼，尤其是那窄长的瘦脸、鼓起的嘴巴、滴溜乱转的眼睛让他的心里十分别扭。这种面相的人，多是狡诈、阴险、狠毒、不可交往的小人。

相互寒暄后，聊了一会儿，张教授的脸上显出一丝尊敬的神情，说起话来也有了分寸，显然没有了小看田中玉的意思。

从表面看，张教授不愧是从京城来的人物，表情潇洒自如，始终保持着胸有成竹的气势，食指把烟灰利索地磕在烟灰缸里，说起话来，声音洪亮，节奏不快不慢。

“在介绍我们准备合作的情况前，先说说我自己。我的情况你们当中有人已经知道，本来不错，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很顺利就坐到了副教授的位置，有身份有地位也有钱，按理说，我该满足了，但我还是走上了经商这条路。”

接着他侃侃而谈，从古到今，话语极有煽动性，听者不免振奋。田中玉不知不觉也受到感染，心也开始随着活跃



起来。

话题绕一圈，终于到了正题。

“我这次来是要与田经理洽谈合作引进资金的事。情况是这样的，我在东北的东平市有个朋友，她父亲在法国经商，是个有几亿美元资产的大老板。本来我这个朋友应该去法国继承父亲的产业的，因为故土难离，想把她父亲存放的一部分财产作为投资，找一家可靠的公司进行合作，干出一番事业。但她的投资是有条件的，一要是私营公司，因为私营公司自主权大，在合作中避免扯皮；二是要投资到矿产资源的开发上；三是要把项目的重点建设放在老区，她对老区是有情结的。这三条田经理都占，燕北县的矿产资源很丰富，而且田经理的家乡正是老区，这真是太合适不过了……”

越听越有些玄，田中玉心想，这个张教授怎么对自己的情况掌握得这么准确？但同时他也被张教授的话牢牢地吸引住了。

一行人来到城内最好的饭店——凤凰酒家。坐下后，张教授点上了一支烟，慢条斯理地对田中玉说：“田经理，你知道我这位朋友为什么在老区投资吗？”

田中玉摇摇头说：“说实话，我也感到奇怪。”

接着张教授很动情地绘声绘色道：“我这位朋友的身世